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子部

御定書畫譜卷六十八

九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四百

子部

御定佩文齋書畫譜卷六十八

歷代帝王書跋

夏禹治水碑

雲密峰有禹治水碑皆蚪蚪文字碑下有石壇流水縈之最為勝絕

徐靈期衡山記

雲密峰半有禹碑禹王至此量之高四千一十丈皆蚪蚪之書曩有樵者見石壁有兩蚪相交碑上雙睛掣電

字石光瑩目不可正視怖畏走之不已此後了無見者

陳田夫南岳總勝集

劉禹錫寄呂衡州詩云嘗聞祝融峰上有神禹銘古石
琅玕姿祕文龍虎形崔融云於爍大禹顯允天德龍畫
傍分螺書匾刻韓退之詩岫嶁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
形模竒又云千搜萬索何處有森森綠樹猿猱悲古今
文士稱述禹碑者不一然劉禹錫蓋徒聞其名矣未至
其地也韓退之至其地矣未見其碑也崔融所云則似

見之蓋所謂螺書匾刻非目覩之不能道也宋朱晦翁
張南軒遊南岳尋訪不獲後晦翁作韓文考異遂謂退
之詩為傳聞之誤蓋以耳目所限為斷也王象之輿地
紀勝云禹碑在岫巒峰又傳在衡山縣雲密峰昔樵人
曾見之自後無有見者宋嘉定中蜀士因樵夫引至其
所以紙打其碑七十二字刻於夔門觀中後俱亡近張
季文僉憲自長沙得之云是宋嘉定中何政子一模刻
於岳麓書院者斯文顯晦信有神物護持哉韓公及朱

張求一見而不可得余生又後三公乃得見三公所未見一奇矣禹碑凡七十七字輿地紀勝云七十二字誤也其文云承帝曰嗟翼輔佐卿洲渚與登鳥獸之門參身洪流明發爾興久旅忘家宿岳麓庭智營形折心罔弗辰往求平定華岳泰衡宗疏事哀勞餘伸禋鬱塞昏徙南瀆衍亨衣制食備萬國其寧窺舞永奔予又考述異記云空同山有堯碑禹碣皆科斗書淳化閣帖首有禹篆十二字輿地志江西廬山紫霄峰下有石室室中

有禹刻篆文有好事者緇入模之凡七十餘字止有鴻
荒漾余乃樺六字可辨餘叵識後復追尋之已迷其處
矣福建莆田縣陳嵩山有自然仙篆以紙模之形類禹
刻何翦詩鳥書蟲文不可識如讀岫巉神禹碑禹之遺
跡靈閔如此號曰神禹抑有由矣

楊慎升卷集

余來為禮部尚書之明年傳聞衡山有神禹碑發於地
中即欲往觀之而未能又明年為嘉靖乙未之秋楚士
有摹神禹碑來遺者快觀而諦觀之字畫奇古與後來

篆籀手筆迴別而碑石復剥落雖習於古篆者僅能辨
其一二字既不可識其中所云獨於碑末有小楷書右
帝禹刻四字意者以後來漢唐人因見此碑別有所考
據而題之及考韓昌黎岵嶠山詩云岵嶠山尖神禹碑
字青石赤形模竒科斗拳身薤倒披鸞飄鳳泊挈虎螭
事嚴跡祕鬼莫窺道人獨上偶見之我來咨嗟涕漣漉
千搜萬索何處有森森綠樹猿猱悲而劉禹錫寄呂衡
州詩亦曰嘗聞祝融峰上有神禹銘古石琅玕姿祕文

螭虎形盛弘之荊州記云南嶽周回數百里昔禹登而祭之徐靈期南嶽記云夏禹導水通瀆刻石書名山之高南嶽文云高四千一十丈由數說合禹貢而觀之則大禹由岷山導江歷湖入海過南嶽登祭而刻石此山即此碑無可疑者然韓劉二公蓋皆聞而不及見今余幸見之而其所謂科斗拳薤倒披鸞鳳飄拏虎螭悉知此碑字畫之形狀豈所謂道人之偶見者所流傳而碑末四字或即此時題之歟至於二公所云祕文祕跡則

理固有然者夫宇宙內神物固當天寶而地藏之藏之則必復見而余幸當其數載復見之會又獲觀之則視二公之不獲見而悲詫涕泗者顧不幸歟雖然又安知此兆非我國家休嘉之治而文明之運益當大啓以復三代之隆乎則又匪特余之私幸已也門下太學生新會容瑞既請精搨而翻刻之於揚州甘泉山書院而府庠生南京張生襄見而悅焉又請捐貲而重刻之合二碑為一幅置於新泉精舍格物之中堂使來學者得共

觀焉雖不必識其字義觀其形模竒古想見古聖人之
心畫如觀古聖人之儀形因以得古聖人之心精一之
妙豈但供玩好而已邪夫天地之文蟲鳥之篆伏羲之
畫因象而得焉亦何有於文字哉

湛甘泉文集

周穆王壇山刻石

右周穆王刻石曰吉日癸巳在今贊皇壇山上壇山在
縣南十三里穆天子傳云穆天子登贊皇以望臨城置
壇此山遂以為名癸巳誌其日也圖經所載如此而又

別有四望山者云是穆王所登者據穆天子傳但云登山不云刻石然字畫亦奇怪土人謂壇山為馬蹬山以其字形類也慶歷中宋尚書祁在鎮陽遣人於壇山模此字而趙州守將武臣也遽命工鑿山取其字龕於州解之壁聞者為之嗟惜

集古錄

趙之贊皇有吉日癸巳四字在壇山崖石間世傳為周穆王書宋皇祐四年九月宋景文公自亳遷鎮陽過趙始遣人訪得之今劉莊者因鑿移郡廳筆力確峭有劍

拔弩張之勢其吉日字往往與周淮父卣伯碩父鼎齊

侯罇鍾諸款識合實二千年奇迹也歐陽文忠公家藏
金石遺文甚多其最遠者唯毛伯伯冏二敦銘及此文
而已趙明誠繼著金石錄獨以筆畫類小篆為疑今用
周宣王時石鼓文攷之其字形多如小篆恐當時與古
文科斗書兼行至李斯始以此擅其名爾明誠已信石
鼓為周人之書何獨於此而疑之邪濂既手摹刻於浦
陽山房恐人惑也又不得不辯

潛溪集

漢章帝書

章草本漢章帝書也今官帖有海鹹河淡其書為後世
章草宗取其名如此

法書要錄

晉武帝書

昨日閣下見晉武帝書甚有英偉氣乃知唐太宗書時
有似之

東坡集

晉武帝我師帖

武帝書紙糜潰而墨色如新有墨處不破吁豈臨學所

能欲令人棄筆研也古人得此等書臨學安得不臻妙境獨寫唐人筆札意格凡弱豈有勝理其氣象有若太古之人自然瀟野之質張長史懷素豈能臻其藩籬邪昔歸公跋趙令時家古帖得之矣欲盡舉一奩書易一二帖恐未許也今日已嬾開篋但磨墨終日追想一二字以自慰也

寶晉英光集

晉武帝我師帖真蹟宣和祕府官本今在震澤王氏筆勢雄健高古絕倫當為帝王書法之冠此無上妙帖也

清和書畫舫

梁昭明太子書隱山寺榜碑

建德縣隱山寺有梁昭明太子書榜隱山之寺四大字
昭明性愛山水嘗至池往往有遺跡處或亦涉縣境中
此書傳是其親作餘八百年而宛然獨存亦異矣宋崇
寧褒封有碑墨猶存之語宣和二年尉張昇摹本以刻
於郡城西廟中淳熙守袁說友又取真蹟龕置神殿側
其崇敬如此所傳信不誣某丙子秋以視早抵寺訪尋

在東廡室隅塵土翳蝕徙以出拂拭諦觀歎其筆勢雄

秀莊重因語僧某曰此何惜一石而不為永久計邪間
稍剝落俾模池廟中石本參訂刻之庶幾完善明年春
以賑饑復至已買石礮治未幾來視則石斷為二不可
用矣仍語某毋以是懈當決成之又明年六月某來告
曰前之月寺傍溪水暴溢岸崩出一巨石高七尺許闊
幾半碑製具而無文容字位置且有餘殆神明之靈陰
有以相之發端實自公願紀其槩某欣然為書使併刻

於下方云是歲為至元重紀之四年龍集戊寅九月壬戌朔具官吳師道題

禮部集

唐太宗真蹟

唐太宗躬擐甲胄出入行陣親與羣雄搏戰而勝之計其勇健號武豈復翰墨間人也官法帖帝王部中有太宗書真行千餘字觀其用筆精工法度粹美雜之二王帖中不能辨也而其雄邁秀傑之氣則冠諸書者嗚呼盛哉宜其備文武之大美兼聖賢之能事除隋之亂比

迹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雖數千年慨然可想也此
書畫目是其真蹟前數行亦自有法可愛乙酉仲夏柯
山東堂書

張耒宛丘集

唐太宗晉祠銘

右唐晉祠銘太宗撰并書晉祠者唐叔虞祠也高祖初
起兵禱於叔虞祠貞觀二十年太宗為立碑焉

金石錄

唐太宗屏風帖

右唐太宗屏風書余從兄季平家所藏蓋從祖紹興初

為江西漕屬以重賂得於北人之南渡者凡十一幅皆
絹素也其上雜繪禽蟲水藻之文猶隱可認按唐會要
正觀十四年四月二十二日上自為真草書屏風以示
羣臣筆力邁勁為一時之絕誠可寶也淳熙九年冬十
一月祝寬夫公濟跋

戲鴻堂法帖

文皇嘗作真草書古帝王龜鑑語為二屏風示羣臣今
所存者草書耳輕俊流便宛然有右軍永興風度惜天
骨小乏戈法猶滯後有祝寬夫姜夔王允初跋亦佳姜

遂題字荒僉不知體大可笑也 弇州山人藁

唐高宗登封紀號文

右唐登封紀號文凡兩碑皆高宗自撰并書其一大字
磨崖刻於山頂其一字差小立於山下然世頗罕傳政
和初余親至泰山得此二碑入錄焉 金石錄

唐睿宗書昇中述志碑

右周昇中述志碑武后自撰睿宗書碑極壯偉立於嵩
山之巔其陰鍾紹京書字畫皆工妙政和中河南尹上

言請碎其碑銘從之

金石錄

唐睿宗書武士彠碑

右周武士彠碑武后時追尊士彠為無上孝明皇帝命李嶠為碑文相王旦書石焉戎幕閑談載李德裕言昔為太原從事見公牘中有文水縣牒稱武士彠墓碑元和年忽失龜頭所在碑上有武字凡十一處皆鐫去之碑高大非人力所及未幾武元衡遇害今此碑武字最多皆刻畫完好無訛缺者以此知小說所載事多荒誕

不可信類如此

金石錄

唐明皇書陝州盧奐廳事讚

盧奐廳事讚唐玄宗撰并書奐為陝州刺史玄宗行幸過陝州書其廳壁而刻之

集古錄

唐明皇書鵲鵒頌

當皇祐至和之間余在廣陵有勅使黃元吉者以唐明皇自書鵲鵒頌本示余把玩久之後二十年獲此石本於國子博士楊衷又三年來守青州始知刻本在故相

沂公宅熙寧三年五月二十八日書

集古錄

唐明皇謁玄元廟詩

謁玄元廟詩唐玄宗撰并書余嘗見世有玄宗所書鵠
鵠頌與此字法正同碑在北邙山上洛陽人謂之老君

廟也

集古錄

唐明皇書裴光庭碑

裴光庭碑張九齡撰玄宗御書按唐書列傳云光庭素
與蕭嵩不平及卒博士孫琬希嵩意以其用循資格非

獎勸之誼謚曰克平帝聞特賜謚曰忠憲今碑及題額
皆為忠憲傳云撰搖一作瑤山往則而碑云往記光庭以
開元二十一年薨二十四年見此碑玄宗自書不應誤
皆當以碑為是治平元年三月二十日書

集古錄

唐明皇涼國長公主碑

右唐涼國長公主碑蘇頲撰明皇書公主睿宗女也新
唐書列傳云字華莊而碑云諱寔字花粧傳云下嫁薛
伯陽而碑云嫁溫彥博曾孫曦按新史睿宗第三女荆

山公主已嫁薛伯陽當以碑為正

金石錄

右涼國長公主碑小許公撰而開元帝御書書法過肥然點畫間自有異趣要之自唐變此體帝為最也碑辭大半可讀攷之唐史睿宗第六女字華莊始封仙源下嫁薛伯陽今碑內封爵先後同而字乃從花粧非華莊也又稱歸故丞相虞公溫彥博曾孫曦及攷彥博傳曾孫曦尚涼國長公主伯陽傳尚仙源公主坐父稷誅流嶺表自殺然則公主固嫁薛伯陽再嫁溫曦史遺曦而

碑諱伯陽也

弁州山人藁

唐明皇金仙長公主碑

右唐金仙長公主碑徐嶠之撰明皇御書據唐書本傳云太極元年與玉真公主皆為道士而碑云丙午歲度為道士蓋神龍二年也

金石錄

唐明皇書太山銘

記太山銘者唐玄宗皇帝御撰及書字徑可六寸許雖小變漢法而婉縟雄逸有飛動之勢余嘗登太山轉天

門則見東可二里穹崖造天銘書若鸞鳳翔舞於雲煙
之表為之色飛既摩娑久之惜其下三尺許為搨工人
惡寒篝火焚蝕遂闕百餘字傍有蘇丞相頌東封頌正
書閩人林焯以四大字刻其上惡札題名縱橫漶滅不
可讀悵然而下後人事事可憎殆不特此

弇州山人藁

唐明皇書孝經

唐玄宗書孝經後有太子亨右相林甫左相適之等題
名韋郇公陟稱彭城縣男蓋自吏部侍郎出為河南採

訪始襲公爵此本封耳韋斌封平樂郡公可補本傳之
闕書法豐妍勻適與太山銘同行狎亦雄俊可喜當其
時為林甫所盡媚極矣猶知有是經邪三子同日就隕
屬鏤南內淒涼廢食循覽遺跡為之慙慨王世貞
山人藁

唐武后書昇仙太子碑

右周昇仙太子碑武后撰并書昇仙太子者王子晉也
是時張易之昌宗兄弟方有寵諂諛者以昌宗為子晉

後身故武后為葺其祠親銘而書可發萬古之一笑也
金石錄

南唐李後主書

觀江南李主手改表草筆力不減柳誠懸乃知今世石刻曾不得其髣髴余嘗見李主與徐鉉書數紙自論其文章筆法政如此但步驟太露精神不及此數字筆意深穩蓋刻意與率爾為之工拙便相懸也

山谷集

南唐李後主蚌帖

江南當五代後中原衣冠趨之以故文物典禮有尚於

時觀此帖下屬州責蚌醬猶有古義知以宗廟為重恐

滋味醬

音漸上聲

醬

音丹醬醬味薄也集韻作養養音同味醢也

其下惶遽供命

不敢寧固知禮有貴於行事者也漢律會稽歲獻鮓臣

切音結蚌也

醬二升以說文求之鮓為蚌知此為宗廟祭久

矣然謂漢有舊儀豈以此邪廣川書跋

南唐李後主書太白詩

李後主書太白詩出於歐陽率更蔡京師之所題徽宗

書畫皆用此筆意余家有雪江歸棹圖楚公跋正同要
得散卓方可為也

容臺集

宋太宗書急就章

軾近至終南太平宮得觀三聖遺迹有太宗書急就章
一卷為妙絕自古英主少有不工書魯君之宋呼於垤
澤之門守者曰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吾君也軾於書
亦云

東坡集

宋太宗御書歷子

京朝官中選三十人充知州而賜以御書歷子臣得此
可以為榮矣而審官任其事蓋猶有古者選部激濁揚
清之風也非太宗皇帝知錢若水之深若水亦自信不
疑則三十人者獨獲此賜其能使人心服而無疑乎元
祐四年四月十九日龍圖閣直學士臣軾書

東坡集

宋太宗御書

日行於天委照萬物之上光氣所及或流為慶雲結為
丹砂初豈有意哉太宗皇帝以武功定禍亂以文德致

太平天縱之能溢於筆墨擣藻尺素之上弄翰團扇之中散流人間者幾何矣而三槐王氏得之為多子孫世守之遂為希代之寶文正之孫懿敏之子與出以示臣軾敬拜手稽首書其後

東坡集

熙陵以武定四方載橐弓矢文治之餘垂意翰墨妙畫八法當時士大夫皆親承指畫嘗稱獎忠懿王筆法入神品中外書學不能出其右仰觀英鑒大不可誣

山谷

集

宋太宗賜張齊賢御札

宋制天子御札付外謂之內批又謂之御筆其詞多詞臣所擬進而皆內夫人所代書所謂御寶批者則或上批或內夫人批皆用御寶也所謂親筆者則上所親書或加押字不用寶也今觀熙陵賜丞相張文定公齊賢母子二札前一札辭意字畫甚古質且不用御寶蓋親筆也後一札詞既溫暢字亦秀潤復識御寶其後蓋御寶札也習典故之學者必有考於斯

王忠文公集

宋太宗行書蔡行勅

此卷乃太宗皇帝御筆勅一道蓋不允蔡行辭中書省
事者覲茲字畫飛動若虎踞龍騰風雲慶會正以見聖
天子生知不測遠異常流當時在廷之臣得之為至寶
中書公非問學忠勤有素曷承寵錫若是哉誠金玉錦
繡奚足比其直乎蔡氏子孫當知其所重永永其藏用
是書之以誌景仰云淳祐丙午三月望日鄭清之頓首

書於養魚莊

珊瑚網

宋太宗至道御書帖

右至道御書法帖凡十一卷六十一條宋太宗晚年筆也太宗以淳化之三年勒晉唐名蹟於棗木又二年而書此其步趨諸名家遂無一筆脫銜高處可逼唐文皇第不能超乘而上耳書辭多格言亦類屏風帖每條下一敕字似亦倣文皇故事搨手紙墨皆精嫩可寶也

州續藁

宋太宗御書飛白

醴陵縣東二十里有宮曰登真其前有山世傳仙人王喬鍊藥於此唐開元間神仙道家之說興天子為書六大字賜而揭焉太宗皇帝時詔求天下前世名山異跡而尤好書法聞登真有開元所賜字甚奇乃取至京師閱焉已而還之又賜御書飛白字使藏焉其後登真大火獨飛白書存康定元年道士彭知一探其私笈以市工材悉復工之舊建樓若干尺以藏賜書予之故人處士任君為予言其事來乞文以志凡十餘請而不懈予

所領職方悉掌天下圖書考圖驗之醴陵老佛之居凡八十而所謂登真者其說皆然乃為之記

歐陽文忠公

集

宋真宗先天太后贊

真宗此書在亳州龍德宮道逸有致蓋以其年正月謁龍德耳先天太后者老子母也唐系自老子尊徽號曰玄元皇帝故太后之號因之乃宋亦爾邪

弁州山人藁

宋仁宗御書飛白

治平四年夏五月余將赴亳假道於汝陰因得閱書於
子履之室而雲章爛然輝映日月為之正冠肅容再拜
而後敢仰視蓋仁宗皇帝之御飛白也曰此寶文閣之
所藏也胡為於子之室乎子履曰曩者天子宴從臣於
羣玉而賜以飛白余幸得與賜焉予窮於世久矣少不
悅於時人流離竄斥十有餘年而得不老死江湖之上
者蓋以遭時清明天子嚮學樂育天下之材而不遺一
介之賤使得與羣賢並遊於儒學之館而天下無事歲

時豐登民物安樂天子優游清閒不邇聲色方與羣臣
從容於翰墨之娛而余於斯時竊獲此賜非惟一介之
臣之榮遇亦朝廷一時之盛事也子其為我志之余曰
仁宗之德澤涵濡於萬物者四十餘年雖田夫野老之
無知猶能悲歌思慕於隴畝之間而況儒臣學士得望
清光蒙恩寵登金門而上玉堂者乎於是相與泣然流
涕而書之夫玉韞石而珠藏淵其光氣常見於外也故
山輝如一本作而白虹水變而五色者至寶之所在也今賜

書之藏於子室也吾知其將有望氣者言榮光起而燭
天者必賜書之所在也

歐陽文忠公集

問世之治亂必觀其人問人之賢不肖必以世考之孟
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合
抱之木不生於步仞之丘千金之子不出於三家之市
臣嘗逮事仁宗皇帝其愚不足以測知聖德之所至獨
私竊覽觀四十餘年之間左右前後之人其大者固以
光明雋偉深厚雄傑不可窺較而其小者猶能敦朴愷

悌靖恭持重號稱長者當是之時天人和同上下驩心
才智不用而道德有餘功業難名而福祿無窮升遐以
來十有二年若臣若子罔有內外下至深山窮谷老婦
稚子外薄四海裔夷君長見當時之人聞當時之事未
有不流涕稽首者也此獨上之澤與凡在廷者與有力
焉太子少傅安簡王公諱舉正臣不及見其人矣而識
其為人其流風遺俗可得而稱者以世考之也熙寧六
年冬以事至姑蘇其子誨出慶歷中所賜公端敏字二

飛白筆一以示臣且謂臣記之將刻石而傳之世臣官在太常職在太史於法得書且以為抱烏號之弓不若藏此筆寶曲阜之履不若傳此書考追蠡以論音聲不若推點畫以究觀其所用之意存昌歎以追嗜好不若因褒貶以想見其所與之人或藏於名山或流於四方凡見此者皆當聳然而作如望旄頭之塵而聽屬車之音相與勉為忠厚而恥為浮薄或由此也夫

東坡集

仁宗皇帝飛白書乃聖人不可窮之大藝而無所擬之

絕學者也法傳之於天義授之於神淵情睿思下寓豪
墨揮灑變動函負藏蓄齊陰陽之功合造化之巧宜乎
世人莫得窺其至精極妙之端涯者已若夫皇居奧瑑
貴室珍刻有容摹肖時亦飄墮其能於此以幸而獲之
者自將別為祕裘盡略他玩流畀後嗣傳於無極而况
密繇嚴從躬被寵錫將宜何如以奉其休榮者哉嘉祐
七年冬十二月戊申帝召侍臣二十有八人觀書於龍
圖天章閣又幸寶文閣是日上親御寶跗縱寫華楮貂

璫遞薦簪笏環視雲飛霧散之狀龍蟠鳳矯之勢震聳
驚眩流動衆目既而遂命以書分賜左右太子賓客掌
公禹錫時預此集乃蒙帝子之殊渥焉懷歸有光展對
猶濕觀其點分璽角下壓秦寶畫立圭植高掩周瑞仰
惟祥符之書氏陽之詔始可相與配其瓌麗而並其崇
嚴者歟熙寧五年十月其孫文紀為陵州貴平縣令襲
行複櫝載以臨治願將刊鏤布示於遠謀奉堅琰留寘
佛廟見求短引以著其下懿哉侈君之賜揚祖之美乃

文紀為人臣子之道於是乎至矣故為題此初八日謹

序

文同丹淵集

宋仁宗賜王太尉手書

大同王侍中力戰陷沒為鹵所生得遂富貴於鹵庭而
能不忘藩邸舊恩數以忠信回豺狼之心受金帛之惠
休兵息民功賞不淺不惟鹵人稱道沙間王乃能盡忠
於兩主當時士大夫亦有微管之歎者臣恭惟章聖皇
帝以天下為度責臣子之節不一而足錄其修睦之義

恩給其孫雲而仁宗皇帝以諸子幼小不問存歿不絕其祿賜所以能使君子盡心小人竭力者也惟二聖好生之心不殺之武至於今天下歸心宗廟之靈當福萬代不但卜年八百又過其歷而已元符三年十一月丁亥故史官臣黃庭堅謹記

山谷集

宋仁宗賜魏家刑政二字

臣嘗幸備員中祕恭睹仁皇奎畫凡五十有五軸亦既盛矣以今見魏家刑政二字又以歎散落人間夷夏山

川之藏不知其幾也恭惟景祐以來上意日趨於寬任
子至於及員郎治獄至於貸賊吏理財至於弛茶禁蓋
後來新法之士謂之失刑政者以今所見帝雖燕閒與
踈遠小臣亦未嘗不講此二事然後知帝所謂刑政在
是不在彼也嗚呼仁哉

止齋集

宋神宗賜沈括御札

臣仰惟神宗皇帝經略西事纖悉周密萬里風煙俱入
長駕時四明沈公括帥鄜延閱月才十有六承密詔至

二百七十三道元祐編裕陵御集悉已上送官此祕貯
所存者盡元豐五年十月蓋以永樂事而公亦歸矣臣
頃在都下嘗恭視宣諭楊公繪宸翰筆法與此卷絕類
倉猝戒諭邊臣而字體莊重廟謨遠矣再拜欽歎謹識
於後視張丞相魏公後潭州舊題恰六十年矣

攻媿集

宋徽宗御書修禊序

臣嘗觀蘭亭修禊序草本流傳千載唐太宗求之尤勤
自謂心慕手追一人而已唐人作字無不效之者故南

唐後主謂善法書者各得右軍之一體若虞世南得其美韻而失其俊邁歐陽詢得其力而失其溫秀褚遂良得其意而失其變化薛稷得其清而失於窘拘顏真卿得其筋而失於麤魯柳公權得其骨而失於生礦徐浩得其肉而失於俗李邕得其氣而失於體格張旭得其法而失於狂獨獻之俱得之而失於驚急無蘊藉態度觀此言則是終無有得其全者恭惟徽宗皇帝天縱多能筆力超邁高掩前古自出機杼真書楔序雖曰出於

薛稷而楷法精妙何止青出於藍而已臣世受國恩先
臣大父某受不世之知俾守四明鄉郡者幾五年寵光
俾至細書方國之賜聯翩而下雖遭兵燬遺刻猶存者
茲焉恭覩於有簽書樞密院事紹節家藏御書真蹟昭
回之光照耀九日感歎不足謹流涕再拜書於左方歸
其書於宇文氏

攻媿集

宋徽宗御書

徽宗皇帝宸翰宣和以前京師貴人皆得寶而藏之靖

康中清都九關虎豹失呵護當時御橐往往自禁中墜
落人間斷紙竄墨粲然猶新名卿大臣識而祕之以遺
子孫為無窮之榮耀紹興丙寅三月望日臣王庭珪謹
書

王庭珪盧溪文集

宋徽宗大觀五禮記

大觀五禮記石刻在大名舊城字畫不甚密而適朗可
取或云徽宗御筆也徽宗能作瘦金書於楷法不足或
是蔡京耳

弁州山人藁

宋欽宗御書

臣靖康初誤蒙淵聖皇帝識擢承乏政府凡半年被命
宣撫兩河自出師至以疾丐罷凡五十餘日前後祇受
御筆七百餘件裝褫成七十軸寶藏私家謹以詔書宣
諭批荅五道摹刻於石紹興五年八月五日具位臣李

綱謹跋

梁溪先生集

宋高宗御書

皇帝以丁未歲五月朔自康王大元帥登寶位前數日

以御書遣官齎至荆湖北路賜臣迨今九年矣臣以衰
病屏伏海濱今年春被受詔旨令條陳邊防利害來上
臣具奏以聞七月十七日伏奉親筆詔書所以褒寵者
甚渥臣不勝感恩榮幸惶懼戰越之至謹摹勒上石以
示萬世紹興五年八月五日具位臣李綱謹跋

梁溪先

生集

臣某少時與胡尚書之子杞同學於雲門山中見高皇
帝賜尚書御題扇曰文物多師古朝廷半老儒蓋黃體

也與此手詔絕相類後數年蒙收召得面天顏距今四十四年矣伏讀實涕不知所云嘉泰癸亥五月一日史官臣陸游謹題

渭南集

宋高宗書樂毅論

臣伏讀高宗皇帝翰墨志云魏晉以來筆法無不臨摹又云每得右軍之書手之不置初若食蜜少甘則已味橄欖真味久愈在也故尤忘於手紹興三四年間嘗臨羲之所書樂毅論以賜樞臣韓公肖之謂世傳高氏石

本間節三十餘字得非御府別藏真蹟自不同邪後六十有三年樞臣之孫前韶州守臣亞卿示臣使記歲月恭惟龍鸞飛動衆所共窺天日清明臣何敢繪慶元丙辰四月二十八日具位臣周必大謹再拜稽首書其後

平園集

宋高宗書翰墨志

恭惟光堯壽聖憲天體道太上皇帝端命穆清化周綿寓盡無窮之能事覆有截而研幾物之不齊固蘊萬變

道合至妙會以一心或於話言宜付以笑談或於翰墨
必詔以可否莫傳於世肆筆成書彰盛旦之嘉言重帝
王之懿德法宮多暇明牕淨几四方萬物時一志之不
愛珠玉不邇聲色迺獨並寒儒刻意聖學不滯古制不
徇今為惟斷以嚮善悉歸於雅正質文相濟為一代格
言題曰翰墨志又持灑宸翰書以賜臣顧無顯績獲茲
假寵不敢徒藏私室謹拜手稽首勒諸石用廣堯文之
煥以永下臣之榮

松隱文集

宋高宗御書史實

紹興二十八年三月中澣日有旨以御書史漢事實賜臣曹勛寶章奎畫焜耀天壤豈以臣羈紲之舊特被以不世之遇俾為非常之恩顧臣草芥何可負荷恭惟皇帝陛下聰明濬哲撫寧函夏崇儒憲古茂建丕圖謂懿則嘉言流風善政有補治道者肆筆成書妙奎光壁彩之神極龍蟠鳳翥之勢儲思淵默作之君師於皇偉哉用以詔天下後世臣一介疎遠無文以形容聖謨神藻

之懿然叨榮過重撫已懷慙命工刊石上以廣緝熙之
光明次以賁子孫於奕世

松隱文集

宋高宗真草神翰

恭惟光堯壽聖憲天體道太上皇帝早以神武撫寧寰
區恢淵默而宅衷擴易簡而敷化體元抱一將聖多能
考八法之楷模略為典則該二王之秀勁冠以風神高
攬前蹤擅場百代暇日伏蒙聖恩念臣羈紲之舊特以
真草御書為賜捧拜睿藻仰奉堯文豈應雲漢之章俯

降蓬茅之室謹摹宸翰刻於翠珉用為子孫之傳期答
崇深之貺

松隱文集

宋高宗賜胡直孺御札

高宗皇帝垂精翰墨始為黃庭堅書今戒石銘之類是
也偽齊尚存故臣鄭億年輩密奏豫方使人習庭堅體
恐緩急與御筆相亂遂改米芾字皆奪其真嘗觀寫詩
自周南至商頌全表上有帝筆命記天縱多能人固莫
及聖度協然其視使臣下為掘筆書者霄壤矣

政魏集

宋高宗臨顏魯公乞米帖

前代待士大夫禮意極厚祿稱其官不至乏絕況其貴者乎苟有賢者安忍使之有食粥乞米之事於當日乎思陵慨想河北能無感於斯文於乎此自有國家者言之耳士大夫有恒節有不待夫重祿之勸者涿郡盧公以此卷表章劉君達夫之善子孫可不知所自乎

道園

學古錄

宋高宗書便面

前代端午賜扇內庭戚畹至於館閣皆有之此諷草詩
當時已亡其畫徒存扇背者爾然戒滯酒祝以忘憂豈
黃髮為期之意乎

道園學古錄

宋高宗書先聖先賢圖贊

右孔子并七十二弟子像上有宋高宗贊附以尚書左
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秦檜記不知何人書檜所謂
搢紳之習或未純乎儒術顧馳騁狙詐權譎之說以徼
幸於功利蓋指當時言恢復者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讎

春秋大之則夫言恢復者未必與孔子異意也詎可一切以功利目之乎檜作此記時距其卒僅七十六日其罔上誣民之心至死而不已也今其說猶與圖贊並存庸表而出之以俟覽者詳焉

黃文獻公集

宋高宗賜劉大中御札

光堯宸翰初倣黃庭堅時劉豫亦使人習庭堅書近臣鄒億年恐緩急或致亂真奏止之遂改學米芾體至紹興初又改法二王往往皆能逼真今觀與劉大中御札

尚類庭堅書考其歲月其當在建炎之初邪大中參知
政事時與趙忠簡公鼎不主和議賊檜遂使蕭振劾之
則大中者其亦君子也夫

潛溪集

宋高宗御書神女賦

右宋思陵所書神女賦法度全類孫過庭且善用筆沉
毅之中兼有飄逸之態然思陵極留心書學九經皆嘗
親寫故其用功為最深此卷乃禪位後所書時春秋已
高而猶弗之廢誠可謂勤也已使其注意於虞夏商周

之治父讎不至不報王業未必偏安抑又可歎哉卷首
有奎章閣鑒書博士印蓋天台柯敬仲為是官時所鑒
定云

潛溪集

宋高宗御書杜少陵詩

右宋高宗御書杜少陵詩四章予友太學生方淵家藏
舊物也相傳淵九世祖金紫光祿大夫閻休致陞辭日
高宗適書此詩因以錫之時紹興辛亥歲也以其詩考
之良是閻仕歷右文殿修撰而階金紫光祿者階進而

官不進也龍章御寶光彩如新觀此可以想見當時君臣相得之意然說者謂高宗是時金恥未雪宜詰戎兵以陟舊服翰墨非其所急殊不知文事武備不可偏廢光武投戈講藝前史美之高宗惟不用儒而已使其真能嚮用儒術則中興之業當不在光武之下而如金紫公者亦安能奉身而退得以直遂其山林之趣也哉淵字向本學識卓異先世遺物能珍惜若是誠方氏賢子

孫云

商輅文毅公集

宋高宗書徽宗御集序

宋高宗御製徽宗御集序云右宋高宗御書序文一首
前有斷簡後稱臣稱名蓋御製徽宗御集序也按紹興
二十四年九月己巳宰臣進呈徽宗皇帝御集凡百卷
上自序之權奉安於天章閣今叙文無歲月豈即當時
所上邪後有龍舒故吏胡珵跋亦無歲月但云書於袁
桶清容齋蓋元表文清公伯長所藏伯長自跋亦缺其
後按伯長生咸淳二年宋亡時才十有四歲胡跋蓋作

於易世之後故不書年觀其書龍舒故史而不稱臣可
見已又云集藏敷文閣而史云天章按抗宋內府寶文
等十閣並貯諸帝御集而敷文實徽宗集所在天章則
屬真廟而史云權奉安者豈當時敷文未成邪然前此
侍臣已有帶敷文學士者而當時秦熈實為奉安御集
禮儀使鄭重如此不應閣尚未成此皆不可曉也惟宋
多右文之主自真宗而下皆有御集多至數百卷今皆
不傳而其所以為世輕重實不在此高宗翰墨尤號名

家此文皆典雅而翰札尤精然胡表題識皆微致不滿之意誠以帝王之學自有所重也

甫田集

宋高宗石經殘本

右小字石經殘本百葉約萬有五千言前後斷缺無書人名氏余考之蓋宋思陵書也按紹興二年帝宣示御書孝經繼書易書詩春秋左傳論孟及中庸大學樂記儒行經解總數千萬言刻石太學後孝宗建閣奉安名曰光堯石經之閣即此是也蓋思陵平時極留意字學

尤喜寫經嘗曰寫字當寫經書不惟學字又得經書不
忘此書楷法端重結構渾成正思陵之筆但所書惟易
春秋左傳又皆不全視全本百分之一耳

甫田集

宋高宗養生論

右太史姚君繼文藏宋思陵手書嵇中散養生論一篇
行楷真草相間後有德壽御書印德壽思陵為太上時
所居宮也思陵初擬豫章在青冰之間晚始刻意山陰
傍及鐵門限此尤其得意筆正書時於督策露章法一

二蓋欲以拙救熟耳行草翩翩二王堂廡間而不能脫蹊逕然要當於六代人求之

弇州山人藁

宋孝宗書千字文

臣以紹興丁丑中詞科今上皇帝在普安邸數對宮寮稱其試程逮庚辰九月召試館職太上皇帝喜所對策諭宰相陳康伯參政朱倬欲除校書郎宰相執奏選人只當為正字偶不記前朝李邴等例耳上又宣諭他日當令掌制康伯親為臣言如此未幾自依格改秩而校書

丞郎著作闕員進擬皆不及

闕二字

雖簡記然非侍從臺

諫未嘗親批壬午夏察官陳良祐引執政汪澈荐舉之
嫌出臺為郎五月御筆監察御史尋闕諫官同僚為臣
必選臣測聖意不在此果就下用袁孚為正言今上受
禪累月遂擢左史兼外制此則兩宮本指也後十七年
叨貳大政表謝太上云鑾坡召試金口褒揚許以能文
欲其掌制之援助廟堂之上甘滯留館閣之中會臺察
之虛員簡宸衷而親擢皆記實也暨入謝德壽宮太上

盡記本末而賜御書千字文一軸前者執政罕嘗得此
退而伏讀太上御製翰墨志云智永禪師逸少七代孫
克嗣家法居永興寺閣三十年臨逸少真草千文擇八
百本散在浙東後并禊帖傳弟子辨才唐太宗三召恩
錫甚厚求禊帖終不與善保家傳抑可重也余得其千
文藏之今觀宸奎所臨疑皆是本淵民旦之外又缺才
字按米芾云吳郡滕元發家藏辨才弟子所書并闕永
字以尊智永茲拜賜書却有永而無才字豈非辨才門

人別本歟謹刻於石歷叙遭遇之由以示後世淳熙七年七月日通議大夫參知政事榮陽郡臣周必大恭題
平園集

宋孝宗御書心經

淳熙十四年歲在丁未孝宗皇帝元命之年也二十二日會慶聖節親灑翰墨書心經於禁中觀堂先是上天竺山再建觀堂既成住山妙珪求記於臣嘗既登之石矣嘉定二年孟夏之十日珪又來言蒙皇帝賜以孝宗

所書真蹟願得跋語併刻之山中臣仰惟孝宗皇帝聖學高明度越前古是時在位已二十有六年不倦於勤治體已定而進德不已退朝餘暇游心內典深味禪悅比戶五千餘卷而此經獨名以心蓋千經萬論之至要也列聖在御相傳以仁忠厚積累福祚延永蘇軾有云惟佛與佛乃識其真臣謹書於下方以詔後世

攻媿集

宋孝宗書用人論

正獻公以乾道五年秋八月升昭文相其冬對選德殿

詔撰用人說今載在集中與所被宸翰文雖異而指則
同猗其盛哉君以是戒其臣臣以是復其君開誠布公
兼衆盡下孜孜若弗及焉凡以救時幾而釐帝命云耳
詩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猗其盛
哉後五十又八年靖州逐臣魏某獲拜觀於公之子宿
追惟一時明良之會不勝慙慕謹拜手稽首書於下方

鶴山集

宋孝宗卹刑御筆

臣案王制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
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宥然後制刑然則聽獄議
刑者真宰相事也古之論刑者曰惟克天德自作元命
配享在下君相之所以祈天永命正在於此宜孝宗皇
帝以屬之二府大臣與洪文惠公時以宰相承詔命當
是時龐恩厚澤滲漉海寓和氣融液如歲方春此孝宗
之德而公與其僚奉行之功也嗚呼盛哉

西山集

宋孝宗書阿房宮賦

臣聞有心法有書法心法見於所書之文書法見於字
畫之際恭惟皇帝陛下挺生知之聖躬天縱之能萬機
餘閒不以聲色為娛珍玩為好惟留神翰墨恬養天和
所書之文必聖賢格言所作之字備古今衆體宸奎藻
麗與雷霆風雲同變化之用豈特以翔鸞翥鳳下與鍾
王輩較能於位置點畫間哉今書杜牧賦聖意所寓尤
邃於興寄蓋欲敦舜禹之儉監亡秦之侈以安養斯民
混一區宇為心非止游戲筆墨三昧而已臣寔何人乃

獲斯榮拜賜榮耀部屋亦光感幸之情無以自見謹昧
死拜手稽首贊述於右復鑱琬琰傳示子孫垂諸無窮
以無忘聖明之休命

松隱文集

宋孝宗書貞觀遺事

昔宋裕陵嘗以唐太宗問其臣王安石安石對曰陛下
當法堯舜既南渡國勢削弱阜陵慨然有志於當世其
手書貞觀數事蓋有所奮發也患盜而推本廉恥憂國
而防乎欲盛論政而謹於擇臣其堯舜之事也本之以

堯舜之心不其盛乎此阜陵之意也傳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有天下國家者所宜鑒哉至順史臣虞集謹書

道園學古錄

宋孝宗御書王褒賢臣頌

右王褒聖主得賢臣頌乾道八年先忠定王守福唐孝宗皇帝御書遣使繇郡治所賜也始忠定為直講時嘗沐是賜實署御名且書王字於後是後繳帖以進遂復被是賜焉猗歟盛哉惟聖主之得賢臣唯高宗傳說事

相膺合方王之為直講訐謨定計蓋已見於三善之陳
告監先王之成憲惟孝宗足以承式克欽承旁招俊乂
惟忠定足以繼舊學之素夫豈若持守希阿光禹輩然
哉故其在相位也知恢復為正論時有未至則寧受衆
誚而不避相位三月正色引去未幾符離潰師張魏公
首乞速定和議則昔之未敢出師蓋實在是家居十年
王之心事露白於天而昔之言恢復者皆大言取官位
一無所成就至是君臣交孚過闕入對寶畫森著寶彰

厥旨非偶然也。桶之外大父敷文戶部為王嫡孫是生
會稽郡君桶實親出學術荒薄為國朝史官十五年獲
纂金宋舊史簡帙繁廣猶未克就五世孫公升王之大
宗獲寶是卷他日願上於太史俾有考焉。延祐七年十
月己酉外曾孫具官袁桶拜手頓首謹書

清容居士集

宋光宗御書

乾道壬辰春臣佐春官兼直翰林苑坐不草新除兩簽
樞荅詔以外祠罷光宗在儲極對官僚數惜臣去淳熙

乙未召還孝宗簡注方厚自兵部侍郎選兼端尹光宗
實贊之陪侍六年凡御製御書或面賜或簽名封送真
行粲然室藏多矣逮戊申歲獨在揆路孝宗將內禪屢
令留身討論典禮初儀已酉春北使出門即擇日傳授
偶聞太史局言二月旦太陽蝕九分臣密奏云太子聽
政浹旬不應便講之禮可少展否孝宗大以為然曰朕
亦可以當災遂定上旬壬戌吉因奏太子生於丁卯是
日天地德合猶陛下生於丁未而壬午歲受禪也退不

敢以語人至正月末春坊姜特立相過云宮中人人知
上元後舉典禮今悄然何也但遜謝云此非外庭敢與
聞特立不悅而退間言或自此入輔初政之二月內外
相睥睨遂請罷政紹熙庚戌起鎮鄉部避言官懇免明
年三省擬鄭僑帥長沙光宗曰周某前宰相合先除授
乃知天心念舊非我可度甲寅吳位後數月臣亦謝事
君臣契合固豈偶然比敬哀高宗孝宗御書一一大者
刻石附以光宗翰墨各為之跋恭念紹興庚辰孝宗封

真王三皇子共置小學教授一員專差館職選較書郎
王十朋充頃之十朋輪對力攻楊存中又在王邸議賓
主禮異同十二月壬子選小解兼職徙越之宗丞而去
館職多闕臣任正字為之首宰執不欲自下越進他人
特降闕二字云今後王府小學教授闕館職學官通差殆
為臣設明日遂用國子博士劉藻丙辰擢藻祠部郎中
當解教授而不解新制墨未乾也是則光宗就傳臣不
得一至講堂詎知六年居詹省乎敬書以示子孫使知

被遇三朝本末如此為臣不易雖幸免於大戾歸美報
上老矣無能為也抑詩有之倬彼雲漢為章于天言天
子為法於天下也又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言萬民觀
而樂之也臣之志願不在茲乎嘉泰四年二月旦

平園

集

宋光宗宸翰

光宗皇帝受禪凡一話言一舉措必視太母慈顏稟壽
皇慈訓觀其以倪公草伯主制為恆壽皇之意以徼吳

城除郎為契兩宮之心故驟自庶僚擢登禁從他可想
見異時小愆常度蓋疾病則亂貴賤所同而近臣無如
韓魏公者小臣辱賜第龍飛之初嘗瞻日月之末光讀
此感涕不知所云

劉牢漫塘集

宋寧宗宸翰

尚書之鎮當塗泉南撫摩其民不啻慈父母之於子故
京口命下闔境欣然引領南望曰庶撫我乎而竟改命
天下三百餘州那得一時邦伯皆尚書者恭覩寧宗宸

翰重為鄉邦惜

漫堂集

宋理宗御書律詩

右宋御書律詩一首序曰朕誕節再臨集英錫燕其後
題曰賜鄭丞相識以二璽其一文曰庚戌集英杭宋殿
名庚戌則淳祐十年也然宋自南遷後凡三歷庚戌此
何以知之蓋建炎四年紹興元年皆無鄭丞相有之者
淳祐也按宋史鄭清之以端平乙未拜左丞相丙申享
明堂以災異免淳祐甲辰為少保奉朝請丁未復為右

丞相已酉轉左賜詩蓋在明年春又明年封齊國公致仕越六日而卒此其證也或者不考指為徽宗詩夫當時雖有鄭居中為省長然不名丞相至孝宗朝始改尚書左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左右丞相借使用古官稱之集英之署不古也況詩有青陽閨動之語徽宗則以十月生旦在位二十五年亦無庚戌歲此又易辨者若宋君多能書其字畫識者自能鑒之又暇論也故此詩知為理宗錫清之無疑夫清之以舊學故致

位宰輔既免倏起眷遇益加翰墨之賜史家嘗載其顯
德謨明閣扁至於詩篇徽宗不勝紀錄此特流落人間
者耳然片紙揮灑官而不名即此足以見當時寵異之
恩矣世之覽者必將慨然於斯後二百三十七年為皇
明成化丁酉歲冬十二月己酉史官吳寬書

鐵網珊瑚

右宋理宗誕節賜鄭丞相詩吳文定公鑒定為清之詳
且審矣按宋史理宗開禧元年正月癸亥每正月五日
為天基聖節紫宸殿上壽集英殿大宴又青陽闔動其

左驗之明者其為清之無疑清之預史彌遠廢立之謀
駸駸遂秉鈞軸理宗恩數無亦德其立已之功而豈為
社稷計邪然清之為相亦有可觀者端平初召用正人
時謂小元祐清之有力焉至其汲引徐清叟排抑程公
許其功過亦足相當予獨病其初進之不以正耳史謂
清之墮名於再相恐不獨再相而已使理宗移待清之
之恩以待天下之賢如真德秀魏了翁崔與之輩相業
寧止是乎

震澤集

元文宗書奎章閣記

天歷二年春三月上肇開奎章閣延登儒流入侍燕閒
冬十月臣多爾濟作頌以獻至順二年春正月御製閣
記成秋某月某甲子大學士泰禧宗禋使臣阿榮傳旨
以刻本賜焉臣多爾濟抃蹈而退襲藏惟謹以臣潛待
罪太史屬俾記其歲月於下方臣竊聞前侍書學士臣
集為臣言皇上以萬幾之暇親灑宸翰書奎章閣記刻
寘禁中凡墨本悉識以天歷之寶或加用奎章閣寶應

賜者必閣學士畫旨具成案持詣榻前四復奏然後予之非文學侍從近臣為上所知遇者未嘗輕畀臣多爾濟當上踐祚之初以保寧等處萬戶召對明仁殿持詔發兵河東陝西尋以前鋒迎敵遂巡鎮拊安河南山東又被旨督諸將平雲南陸辭之日既賜之弓矢及它服用貴珍之服以重其行逮凱旋而復命也顧以辭藝進而特預是賜殊常之恩負絕前比茲蓋時清主聖弛武而隆文示之意嚮以風厲於四方將使中林兔罟之士

莫不鼓舞變化於雲漢昭回之下甚盛德也一嘖一笑
豈虛乎哉臣多爾濟以周通之才出入文武動協上意
抑可謂不辱君賜矣臣是用備著之若夫天縱聖能心
畫超詣有非疏賤下愚所得而窺測者不敢贊一辭也

黃文獻公集

御書奎章閣記初刻石蒙賜摹本者甚少應賜者閣學
士畫旨具成案然後持詣榻前申稟而後予之蓋慎重
之至此一卷今侍書學士臣朶來以僉書樞密院事充

承制學士時所被受者也

道園學古錄

文宗皇帝以天縱之聖歷試諸難既踐帝位海內思治
乃稽典禮述文章躬祠郊廟增建官儀黼黻治化詠歌
太平萬機多暇命作奎章之閣陳列圖書怡心養神勅
文儒製閣記親灑宸翰鏤諸樂石臣於時執事史館不
獲一登文陛欽覩雲章之昭回及待罪南臺御史召入
中堂未至除授經郎而鼎湖上仙第有攀號而已今上
皇帝入正大統學士臣言延閣之建本以緝熙帝學輔

養聖德宜開經筵日陳聖賢謨訓祖宗典則制可於是
講官儀制進說經義凡所討論臣竊與焉即命兼經筵
譯文官嘗為宰臣言今所進說當指事據經因以規諫
不可悠悠歲月徒為觀美無何再擢六察建言講官宜
賜坐設几雍容延納迨忝右曹復有經筵參贊之命屢
嘗執經勸誦瞻望天威穆然淵默而臣才能謏薄不能
內積誠敬敷宣典訓仰荅聖明之萬一比者學士臣請
模閣記識以奎章天歷之寶頒賜講官臣亦獲賜焉謹

述列聖右文典學之盛德書諸左方以示後世至元三年丁丑秋七月壬子大中大夫禮部侍郎臣蘇天爵拜手稽首記

滋溪集

明太祖賜蘄春侯卷

洪武六年夏六月十又三日皇上幸大本堂堂乃儲君講道之所而諸親王肄業於左右當時勛舊之子亦聽執經入侍上既至召開平忠武王之子鄭國公常茂蘄國武義公之子蘄春侯康鐸列於階下慰勉再三復勅

奉御具觚翰親書二帖一賜茂一賜鐸帖皆八字其賜
鐸者云謹承祖業愛爾勤功鐸稽首再拜而受乃命良
工用黃絹玉軸裝潢成卷珍襲以示子孫鐸嘗受經於
臣濂來請識之臣伏覩國家之遇勲舊義雖君臣情逾
父子上下相孚昭合無間蘄國公值四海雄爭之初多
樹奇功不幸蚤世不得見今混一之盛宸衷憫悼朝夕
弗忘既勅近臣經紀家事復令其子習學禁中且以承
祖業為勗其恩數至優渥也夫祖業未易承必勤功之

人乃克能之聖謨所及正合書中業廣惟勤之義鐸宜拳拳服膺而弗失庶幾上不負君師之訓下可以保前人之功業矣鐸尚勗之哉鐸尚勗之哉帖旁書康鐸二字者以別與茂也二子鐸與其兄鑑鑑今僉廣西護衛指揮使司事云九年秋七月二十二日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兼太子贊善大夫臣金華宋濂謹識

宋學士集

明成祖宸翰卷

臣觀於革命之際君臣之間何其難也蓋英明神武之君其駕馭者必雄偉跼蹐之士然後操縱驅使得以展其欲為舍是而就廉退則其恩威必有所不及恩威不及則權輕權不欲輕則交必不終而廉退者鮮有能合志固交使上之人不責其力而且遂其遠蹈此非才足以結主智足以藏身又能澹然無求不為榮名之所制束其必不可倖免然是人也世不常有即有之亦必不逃於英明神武之所駕馭於乎豈不難哉閭中何源

初為燕府奉祠受知成祖皇帝愛禮出諸臣上嘗親御書忠恕二字賜之靖難師起源獨謝病歸閬中至今御書存其家臣往待罪史官至成祖好文喜書書甚奇崛凡有寵眷出特恩必賜親御書故一時諸臣起幽潛附光景莫不多所蒙幸於乎源蒙幸於靖難之前與諸臣同而廉退於靖難之初與諸臣異臣不知其當延攬之秋得何遭以免也將所謂駕馭者各從所好以為鼓舞若風雷乎亦雄偉廉退者並蓄兼容若天地乎抑文事

武備用之有時投之有機若陰陽乎源曾孫其高為吉
安知府時追感特恩裝襲御書傳示來世間以語臣臣
愚誠不能測謹拜手書所見使天下知成祖英明神武
固有大度而不屑屑於報禮之重何氏食祿於承平之
日得以從容旬宣者固當知有所自且宜慶有遭也 羅

洪先念卷集

明仁宗御書

永樂七年太宗皇帝初巡北京翰林修撰王直留侍仁

宗皇帝監國與聞密務甚見獎重仁廟屢顧大臣論近侍賢而文者曰王直何可多得十一年直當扈從北京其後監國侍臣有不能了事者睿意未嘗不思直直父瓊州知府伯貞入見以直故恩意曲盡臣士奇時為春坊諭德皆所目覩惟聖明知人而至仁如天有非言語所能髣髴於戲龍馭遠矣右宸翰四紙直所寶藏今裝潢為卷永示子孫以臣當時舊人屬志之其第二紙寔臣奉命齎賜者追思往昔何勝愴然敬為之志

楊士奇

東里集

南京人蔣用文永樂中官太醫院判侍仁宗昭皇帝於
東宮上時出手札示證取藥以進函封印押精密慎重
之意宛然在筆楮間中有稱正字號順字號柔字號親
字號者似是宮掖中人至於為贊善徐善述老疾勉用
杖等加意調治崇禮輔導尤為優賢盛典若老乳媪之
病亦特垂睿諭亟圖拯療聖澤含弘蓋無微不被已廟
號為仁不亦宜乎後用文卒上心憫悼賜祭葬謚以恭

靖遣中官護其喪入都城更稱異數其家裏所賜御書
為冊世寶藏之臣頃從友人借觀因冊久弛落手為裝
飭歸之俾覽者知盛世泰交下濟雖醫卜亦回天眷若
此至御書之美乾文奎畫落在人間榮光異氣真有輝
山川而貴草木者而臣九朝之後獲從田間恭覩之尤
不可謂非生平之奇觀也

顧起元草堂集

明宣宗賜謝庭循御筆詩卷

昔我宣宗皇帝萬幾之暇講論道德之餘閒游藝書畫

時非厚重端雅之士不得給事左右永嘉謝庭循獨見
愛重恒侍燕閒蓋庭循清謹有文每承顧問必以正對
尤精繪事每有所進必荷褒錫此卷其一也上素重官
職不輕授未幾進庭循五品為錦衣衛千戶蓋亦兼重
其為人也庭循珍襲此卷甚謹以臣士奇宣德舊臣間
出示之臣拜稽瞻誦感慟歆豔并發於中有不能已焉
嗟夫是賜也非庭循不能得亦非庭循不足以當猗歟
盛矣若龍光寶氣上燭雲漢必有神物護持於永遠謝

氏之榮豈有窮乎

東里續集

明宣宗書綠竹引

國初當天兵下徽時朱升請留宸翰以光後圖書屋上親書梅花初月樓賜之自後則代擅奎藻萬歷間玉應試留都見聖母御筆於瓦官寺之青蓮花閣天啓間在燕京見神廟御書於李戚畹之清華園今復覩章皇帝御蹟足可壓閣帖帝王書也臣珂玉識

珊瑚網

明孝宗御書

於穆孝皇深明廣厚一十八年物蒙在宥德惟日新藝
乃天授奮豪落紙思入混茫氣吞顏柳勢壓鍾王淵渟
嶽峙玉質金相噫嘻近臣奎章侍立登牀或緣抱弓莫
及石室金滕藏之什襲

震澤集

明世宗御書

伏蒙皇上親灑宸翰賜臣居正元輔大字一幅良臣大
字一幅臣調陽輔政大字一幅臣等恭捧天章不勝欽
戴仰惟皇上天縱睿資日勤聖學至於操觚染翰雖作

聖之餘功亦莫不究精微窮其墨妙一點一畫動以古
人為法臣等每侍帷幄輒欣仰欽服不能自己茲者所
賜大至盈尺運筆尤難乃裁自聖心不由摹擬比之常
日所書更為佳妙且筆意遒勁飛動有鸞翔鳳翥之形
信所謂雲漢之章翰墨之寶也顧臣等淺薄謬蒙眷獎
恭覩之餘欣愧交至謹各摹臨入梓懸扁居第晨夕瞻
仰如對天顏其御書真蹟當什襲珍藏永為世寶

張居

明神宗御書卷

恭惟聖上沖年御極崇儒嚮道時時親灑宸翰以賜近
臣萬歷丙子臣位臣慎行題補講官一日上御文華內
殿顧謂閣臣二新講官尚未賜與大字閣臣對曰請上
乘暇一揮翌日內侍濡墨伸紙陳於別案上出見之即
取揮成受賜會極門下時聖齡方十五耳而天豪邁勁
具鸞回鳳翥之姿真冊府上瑞也章句小臣叨承日星
之輝寵榮何已惟是執經獻納十有四年終無萬一補

塞至今尊捧聖謨但有慙汗爾然自戊寅大婚以後上
益勞心萬幾罕涉文墨惟時作扇頭草書流傳禁中而
輔弼文學之臣無復受御書飛白之賜如初年光景者
則愚臣向日遭逢可謂一時之盛而於藝文翰墨之間
仰窺聖心之勤怠亦不能無關於治道也山居暇日偶
爾瞻捧感激之餘繼以慨歎惟祝天啓睿衷清心嚮道
毋替有初老臣伏在丘壑永有欣戴敬書數語卷末以
傳示後昆永保無斁云萬歷甲辰十月朔日禮部尚書

翰林學士臣于慎行頓首謹跋

穀城山房集

御定佩文齋書畫譜卷六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四百一

子部

御定佩文齋書畫譜卷六十九

歷代帝王畫跋

晉明帝畫穆天子燕瑤池圖

宋忠僖家畫本以穆天子燕瑤池圖為第一神品上上
係明帝真筆乃隋朝官本即貞觀公私畫史所載也

清

河書畫舫

梁元帝畫職貢圖

梁元帝為荊州刺史日所畫粉本魯國而上三十有五國皆寫其使者欲見胡越一家要荒種落共來王之職其狀貌各不同如丁簡公家凌煙功臣孔子七十門人小樣亦唐朝粉本形性態度人人殊品畫家蓋以此為能事也此圖題字殊妙高昌等國皆注云貞觀某年所減又落筆氣韻闊立本所作職貢圖亦相若得非立本摹元帝舊本乎或以謂元帝所作傳至貞觀後人因事記於題下亦未可知然畫筆神妙不必較其名氏或梁

元帝或閼立本皆數百年前第一品畫也紙縫有褚長
文審定印章長文鑒畫有名於古定然知此不凡也 李
廌畫品

梁元帝鎮荊州作職貢圖首鹵而終蠻凡三十餘國今
纔二十有二其一曰魯國南史及通典太平御覽皆無
魯國與丙丙國其下二十國則有之河南中天竺師子
北天竺渴盤陀武興蕃滑波斯百濟龜茲倭因古柯呵
跋檀胡密丹曰題末林邑婆利宕昌狼牙修皆朝貢於

梁者武帝紀中又有扶南鄧至于閩蠕蠕高麗于阇利
新羅盤盤丹丹九國豈圖之所遺邪亦不見所謂蜚者
疑丙丙與芄芄相類即蠕蠕也 玉海

南唐李後主江山撫勝圖

范菴李貞伯藏南唐李後主江山撫勝圖水墨短卷筆
趣深長蘭坡趙都丞故物也丑按後主畫宣和殿收九
本有雜跡而無山水故作譜者僅列之花鳥門亦何異
井蛙之論歟 清河書畫舫

南唐李後主墨竹

昔之畫墨竹者稱蘇學士文湖州二公之筆可謂妙矣
予猶恨形似之拘也此幅余家舊物驟而閱之但見其
老幹霜皮煙梢露葉而離披偃蹇若古木然諦玩久之
始知其為竹也世之評畫者謂後主墨竹清爽不凡別
為一格殆得之矣

寓意編

宋仁宗畫馬

仁宗皇帝天資穎悟聖藝神奇遇興援毫超逾庶品若

虛舊家藏御畫御馬一疋其毛赭白玉銜勒上有宸翰
題云慶歷四年七月十四日御畫兼有押字印寶後因
伯父內藏借觀不日赴杭鈴之任既久假而不歸居無
何伯父終於任所此寶遂歸伯母表兄張湍少列今不
復可見為終身之痛

圖畫見聞志

宋徽宗雪江歸棹圖

臣伏觀御製雪江歸棹水遠無波天長一色羣山皎潔
行客蕭條鼓棹中流片帆天際雪江歸棹之意盡矣天

地四時之氣不同萬物生天地間隨氣所運炎涼晦明
生息榮枯飛走蠢動變化無方莫之能窮皇帝陛下以
丹青妙筆備四時之景色究萬物之情態於四圖之內
蓋神智與造化等也大觀庚寅春朔太師楚國公致仕
臣京謹記

郁逢慶書畫題跋記

宣和主人花鳥鴈行黃易不以山水人物名世而此圖
遂超丹青蹊逕直闖右丞堂奧下亦不讓郭河中宋復
古其同雲遠水下上一色小艇戴白出沒於淡煙平靄

間若輕鷗數點水窮驟得積玉之島古樹槎蘂皆少室
三花快哉觀也度宸遊之蹟不能過黃河艮嶽一舍許
何以得此景豈祕閣萬軸一展玩間即曉本來面目邪
後有蔡楚公元長跋雖拖沓不成文而行筆極楚楚與
余所藏題聽阮圖同結構一時君臣於翰墨中作俊事
乃爾令人思藝祖韓王椎朴狀琅邪王世貞題

人崇

弇州山

朱太保絕重此卷以古錦為褙羊脂玉為籤兩魚膽青

為軸宋刻絲龍袞為引首延吳人湯翰裝池太保亡後
諸古物多散失余往宦京師客有持此來售者遂鬻裝
購得之未幾江陵張相盡收朱氏物索此卷甚急客有
為余危者余以尤物賈罪殊自愧米顛之癖顧業已有
之持贈貴人士節所係有死不能遂持歸不數載江陵
相敗法書名畫聞多付祝融而此卷幸保全余所乃知
物之成敗故自有數也宋君相流翫技藝已盡余兄跋
中迺太保江陵復抱滄桑之感而余亦幾罹其釁乃為

記顛末示儆懼令吾子孫毋復蹈而翁轍也吳郡王世懋敬美甫識

王奉常集

嘗見雪江歸棹長卷暨此圖皆大設色髣髴唐人其鋪敘經營超軼畫家矩度要非畫流窺其堂奧也惜皆破如魚鱗神彩猶在歎賞彌日子京

書畫題跋記

宣和主人寫生花鳥時出殿上捉刀雖著瘦金小璽真贋相錯十不一真至於山水惟見此卷觀其行筆布置所謂雲峰石色迴出天機筆意縱橫參乎造化者是右

丞本色宋時安得其匹也余妄意當時天府收貯維畫
尚夥或徽廟借名而楚公曲筆君臣間自相唱和而翰
墨一段簸弄未可知耳王元美兄弟藏為世寶雖權相
跡之不得季白得之若過溪上吳氏出右丞雪霽長卷
相質便知余言不謬二卷足稱雌雄雙劍瑞生莫生嗔
妒否戊午夏五董其昌題

容臺集

王敬美氏嘗以百千購藏宋徽宗雪江歸棹圖卷絹本
細著色御題璽押全其布景用筆大有晉唐風韻當為

宸翰中第一 清河書畫舫

宋徽宗摸衛協高士圖

晉衛協所作世人莫能及故摸寫其本然行筆用意不可得其萬一數百年間未有繼者伏蒙宣示聖作妙筆神智不見施為之迹協豈足尚哉臣京謹題

珊瑚網

徽廟畫卷真跡皆命蔡京跋於卷末余所見非一二若雪江歸棹圖其一也蔡書米海岳謂為得意筆未可贗作此卷真跡無疑董其昌題

同上

道君集古今名畫一千五百件列為四門題曰宣和睿
覽喜寫山水花鳥自謂嫻於人物至此摸畫追法晉唐
即此時五岳觀諸博士寶錄宮授題應制者皆不能其
纖毫髣髴如臨衛協此卷是也乙亥五月得觀於碩仙
廬眉道人陳繼儒題

同上

宋徽宗摹唐人明皇訓子圖

宣和帝手摹唐明皇訓子圖設色不甚深而人物古雅
筆意精巧圖中隱几而坐者天顏肅穆目力注視奕奕

有生氣童子媚好靜秀展卷畏篤一武將拱立豐下而
謹若不敢肆者然可想其擐旗殺將之力餘一侍童一
介士皆各得其意風神態度可與顧陸爭衡真英筆也
後跋亦出手書所謂瘦金體天骨道美逸趣藹然細玩
之信不在李重光下誠足珍矣元貞四年八月既望吳
興趙孟頫書

珊瑚網

宋徽宗著色山水

畫以人物花竹鳥獸禽蟲為神妙宮室臺榭園池器用

為精巧獨山水清雄奇富變態無窮為難九重之筆渾
然天成粲然日新已離畫工之度數而得詩人之清麗
也紹興九年五月二日襄陽米友仁書

珊瑚網

宋徽宗竹禽卷

道君聰明天縱其於繪事尤極神妙動植之物無不曲
盡其性殆若天地生成非人力所能及此卷不用描墨
粉彩自然宜為世寶然最爾小禽蒙聖人所錄抑何幸

邪孟頫恭跋

珊瑚網

徽宗萬機之暇雅好書畫興學校藝如取士法丹青卷
軸真天縱之妙有晉唐逸韻尤善墨花叢密處微露白
道自家成趣不履襲古人軌轍極注思花鳥點睛每用
墨黑漆隱然豆許高出縑素間幾欲飛動畫中押字天
水及宣和政和小璽或用瓢印蟲魚篆文汴也重購得
此竹禽圖展玩不忍釋手為其有生氣也墨林主人項
元汴謹題

書畫題跋記

宋徽宗畫瑤池馬圖

黃之池其馬歟沙黃之澤其馬歟玉龍種之與世馬不
同如此仰惟陛下託於筆墨記其骨相具存太蒙之遺
種不在探前跡後蹄間三尋此殆得於歷崑崙宴瑤池
之上時邪非摹擬展子虔曹霸輩以見巧也臣某幸得
識之敢不謹書

廣川畫跋

宋徽宗畫翎毛

聖人以神運化與天地同巧寓物賦形隨意以得蓋自
元造中筆驅造化發於毫端萬物各得全其生理是所

寓而見宣和六年五月臣某

廣川畫跋

宋徽宗墨竹

論畫者謂宋祐陵墨竹叢密處露微白自成一家不遵
古人軌轍今觀此幅信然烏乎古人軌轍物理存焉小
者且不可無而況大者乎祐陵於是乎繆矣

邵寶容春

堂集

宋徽宗紅欄瀾鵲圖

宣和帝遊後苑龍翔池見雙瀾鵲翹足紅欄之上因戲

為此圖設色不甚深而目睛羽文駢栖自得之狀描寫
都盡復作數百言敘其事書真所謂瘦金體乍看不得
佳結法亦時時露疎稚而天骨遒美逸趣藹然於細翫
得之信不在李重光下也按鄧公壽畫繼稱宣和五年
賜宰臣以下燕瓊林侍從皆預酒半遣中使持大杯宣
勸因以此圖示羣臣靡不環立聳歎稱服神妙然則當
其時帝固自寶愛之若此而四百餘年後乃入吾手為
遊目助不大幸邪

弁州山人藁

宋徽宗三馬圖

里人顧君出宣和帝三馬圖示余或以行筆稍露蹊逕
疑為臨本顧其飲齕騰嘶之態溢出縑素間縱爾亦是
隆準公的裔耳似非邯鄲子輿也當宣政時青羌赤狄
千里之貢日至天廡萬匹往往吾師而祕府所藏曹韓
神品不下數千百軸宜其妙也

弇州山人藁

宋徽宗畫水圖

宋徽宗長於繪畫聖藝天縱余嘗見其所作花鳥無慮

數十而山水則僅見溪山雪霽圖在故太傅朱公家歎其絕妙此卷畫水全作平波無一筆濺瀑而汪瀟漾瀚有咫尺千里之勢信乎卓犖不羣奇之又奇者矣溪山卷有米南宮長歌此圖亦南宮跋二卷可當太白殘月皆生平快觀者也卷首有奎章後有天歷二印蓋元文宗好古置奎章閣以虞集為學士柯九思為博士鑒定書畫一時所藏號稱武庫此卷出自尚方無疑天歷者文宗所紀年也萬歷癸未秋仲十又一日太原王穉登

敬書 書畫題跋記

宋徽宗漫遊化城圖

宋徽宗自畫漫遊化城圖人物如手小指數千人城郭
宮室麾幢鼓樂仙賓真宰雲霞霄漢禽畜龍馬凡天地
間所有之物色色備具觀之令人起神遊八極之想不
復知有人間世真奇物也今在嘉興陳氏又見其臨李
琚蜀道圖舊在張受益家今聞在京師某人處畫明皇
騎三駿照夜白出棧道飛仙嶺乍見小橋馬驚不進遠

地二里見人摘瓜後有數騎漸至真奇蹟也

六研齋二

筆

宋徽宗雙鵲圖

宋帝水墨雙鵲棲山查枝上極生動之趣余向見項又
新家後歸吳友叔符舉以易無塵墨余因得之竟為竹
懶翁所有迺宣和初何文鎮為中書舍人帝以御畫雙
鵲賜之蒼時為校書郎賦詩二章曰君王妙畫出神機
弱羽爭巢並占時想見春風鳩鵲觀一雙飛上萬年枝

又舍又簪筆上蓬山輦路春風從駕還天上飛來兩鳥
鵲為傳喜色到人間

珊瑚網

宋徽宗雙蟹圖

道君善畫花鳥尤善昆蟲此圖寫蟹腹背兩面飄逸若
神固不徒形肖已也劉須翁題亦佳卷內裝池尚是宋
手曾入晉藩邸印識可驗足珍已項篤壽識

珊瑚網

宋徽宗荷鷺驚魚圖

徽宗荷鷺驚魚圖有鄧杞跋全倣江南落墨寫生遺法

其百合奇石圖尤妙乃宣和年間紫宸殿御筆卷後有
倪瓚張紳等跋右圖運筆奇偉設色如生真異製也
清
河書畫舫

宋徽宗畫十八學士圖

唐太宗得杜如晦房元齡等十八人佐命興邦臣考其
施為皆不能稽古立政然終致其君至太平者蓋唐承
大亂之後飢易為食渴易為飲故事半古人功已倍之
也太宗嘗曰秦漢不足襲三代損益如何房杜不能對

遂命魏徵與玄齡等宿中書省講議終不能定太宗曰
禮廢樂壞朕甚閔之有志不就古人攸悲對曰非陛下
不能行乃臣等無素業何愧如之徵與玄齡如晦慙慄
而出玄齡相謂曰有元首無股肱誠可歎也蓋玄齡如
晦學非堯舜三代其所操如秦漢蹇淺卑近使太宗無
鄉舉里選制禮作樂之功後之學者未嘗不掩卷太息
今天下去唐又五百餘歲皇帝陛下睿聖生知追述三
代於是鄉舉里選制禮作樂以幸天下足以跨唐越漢

猶慨然緬想十八人圖其形寄意於詩什有靡泮育賢
今日盛彙征無復隱蒿萊之句求賢養士可見於此則
成人有德小子有造當如聖志十八人不足道也大觀
庚寅季春望太師魯國公臣京謹記

珊瑚網

金顯宗墨竹卷

顯宗去東坡與可未遠自得汴後漸染文物典章之道
所以金之初政濟濟可觀君在湯氏偶見此卷欣然市
之俾予書之後延祐丙辰春正月望日疇齋張仲壽

珊

明宣宗九鸞蘆鴈二圖

章皇帝聖能天縱一出自然若化工之於萬物因物賦形不待矯揉而各遂生成也敬觀二圖柳絲鳥尾細過於髮一種生動之致又居然寫意家神逸品

珊瑚網

明宣宗墨兔圖

墨兔圖宣皇帝御筆也圖以淡墨微圍其旁似碧空滿月上有丹桂花子垂垂下有瑞草作紫白色兔居中間

意態安閒真是神物萬歷九年上御文華殿宣召入直
史臣王家屏沈懋學張元忭劉元震鄧以讚入見取圖
示之令賦詩復命曰輔臣以下皆可賦親書於軸並得
自用圖記越三日詩成自大學士張居正而下三十有
五人進御上覽之甚喜常熟趙固圖其副勒之石真熙
朝之盛事也

湧幢小品

明憲宗山水小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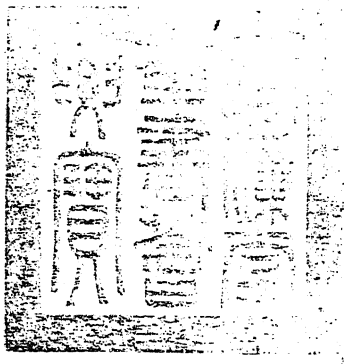
憲廟御筆皆神像及金瓶金盤牡丹蘭菊梅竹之類今

觀此山水小景瀟灑出塵宛然勝國氣韻蓋聖能天縱
自各極其妙也臣珂玉謹識

珊瑚網

御定佩文齋書畫譜卷六十九

謹案卷六十八第四十六頁前三行多爾濟舊作
鐸爾直今改後倣此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楊壽楠

謄錄監生臣戴璵